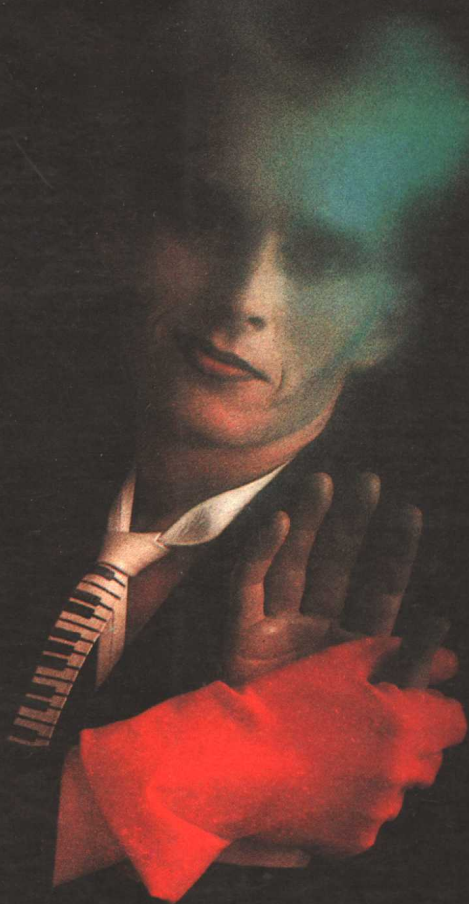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著者：〔英〕艾伦·夏普

# 谋杀者的邀请

MOUSHAZHEDEYAOQING

Allen Sharp



《迷津探案小丛书》

MJTAXCS

# 谋杀者的邀请

著者 [英] 艾伦·夏普

译者 钱风

校者 林华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迷津探案小丛书  
**谋杀者的邀请**

著者〔英〕艾伦·夏普

译者 钱 风

校者 林 华

•  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北京制本总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•  
787×1092毫米 32开2.5印张

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 定价: 1.80元

ISBN7-5043-0257-0/I • 29

# 1

除了我和一个穿着入时的中年妇女外，大酒店的大堂休息室里再没有别的人了。当时，我正在喝咖啡，而她则在写明信片。她写字时，鼻子紧贴着桌面，我觉得奇怪，她为什么不戴眼镜呢？

一个侍者走进休息室，喊我的名字。出租汽车来了，它是拉我从因斯布鲁克镇到费斯多尔夫山庄去的。

当我经过接待处时，服务台那里有人在争吵。一个红脸膛的胖子正说着一种带有很重的苏格兰口音的德语，他的德语说得糟极了，没法子让别人听懂他在说什么。我走过去问他，我是否能帮他什么忙。

“哎，”他说，“请你设法跟这些外国人讲明白，我要到一个名叫费斯多尔夫的地方去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不但能帮他这点忙，我自己也要到费斯多尔夫去，如果他愿意乘坐我的车，我非常欢迎。

这胖子名叫麦纳，是市警察局的侦探长。我问他是



否到奥地利来度假。

“可以这么说，”他回答道，“这也许是出于一个警探的好奇心，又可以说是一个苏格兰人无法抗拒的免费的东西，要是你接到这么一封邀请信，你又会怎么办呢？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把它交给我。我根本无需打开，因为我口袋里也有一封跟它一模一样的信。

我那封信是三星期前收到的，是苏黎世的一个律师行寄来的。它说我是已故的史蒂芬·史宾莎遗嘱中提到的人之一，邀请我到费斯多尔夫山庄附近一个滑雪旅馆去度周末，到时候将会宣读他的遗嘱，同时还附上一张金额很大的支票供我花费。麦纳和我去的竟是同一个地方。

麦纳说：“有趣的是，我根本不认识一个叫史蒂芬·史宾莎的人。”

其实，我也不认识史蒂芬·史宾莎这个人。

# 2

这间滑雪旅馆过去一度是私人的住宅，现在改成了一间小旅馆，位于半山腰，俯望费斯多尔夫山庄，只有一条路可通上这间旅馆，那就是搭乘钢缆吊车。虽然隆冬仍未过去，却回暖了几天，因而带来了雪崩的危险，所以没有人滑雪，也没有人登山了。

我们大约等了1小时的缆车。我们登上缆车后，看见车上除了我们以外，只有另外两个乘客。一个就是从因斯布鲁克镇的酒店来的近视女人，另一个是身材高大、样子显得很高贵的男子，他头戴圆顶硬礼帽，身穿镶天鹅绒衣领的黑色呢大衣，这身打扮在伦敦最繁华的邦德街更为合适。

麦纳指着那戴圆顶礼帽的男子，低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是默文·杰克逊，伦敦最出色的刑事律师之一，他曾把我弄上证人席，狠狠地耍过我几次。”

默文·杰克逊没有显露出任何记得起麦纳的样子。

旅馆离缆车站台只有几码远，我们办好了入住登记，麦纳便和我分手，各自回房更衣准备吃晚餐了。



当我走进餐厅时，麦纳已坐在那里，挥手叫我到他那张餐桌去。默文·杰克逊和那近视女人坐在附近，另外有两个男人合坐一张桌子，第7个客人独自占着一张桌子。

晚餐是牛排和沙拉，接下来是点心和咖啡。麦纳想多要一杯咖啡，按了我身边墙上的铃，但没有人来。他再按了一次，仍然没有人来。过了5分钟，麦纳离开餐桌，去找服务员。

他去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回来时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，并把它放在桌上。

他说：“我找不到一个服务员，也找不到任何人，好像这地方的人全跑光了。不过这包裹放在接待处的服务台上，上面写着一串人名，我的名字也在其中，还有杰克逊的名字。”

他向室内的其他人转过身去，说道：“这里有一个包裹，看来是给我们大家的。”(3)

# 3

包裹打开后，发现有一只小录音机。麦纳按下开关，里面传出了声音：

“我很高兴你们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我的邀请，前来听取已故史蒂芬·史宾莎的遗嘱。但是你们将会失望的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史蒂芬·史宾莎这个人，那只是我把你们引来这里的诡计罢了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，我父亲的真实姓名，你们便可能不会来这里，我的父亲是史蒂芬·莱恩。”

录音带里的声音沙哑，显然是伪装过的。它继续讲下去：

“假如你们仍然记不起这个名字，就让我从你们中的法官大人汉尼拔·贝尼斯讲起吧。你就是打算判我父亲犯谋杀罪的主审法官。”

我看出贝尼斯大法官就是那两个坐在一起的男人中年纪较老的那个。声音继续讲下去，逐个点着在座的每个人的名字。默文·杰克逊是那次审案的指控律师；那个近视女人雅嘉莎·史密斯小姐是原告的主要证人；乔治·哈泼，那个坐在法官身边的男人，是当时陪



审团的发言人；麦纳是逮捕犯人的警官，下面就轮到我了。

“你写了一本有关这个案件的书，你这本书使我父亲的案子无法重审。我父亲死于狱中，他是无辜的，是你们，所有坐在这房间里的人杀死了他。你们自以为是判断谋杀案的专家，现在你们将有机会证明是还是不是。我将要杀掉你们每一个人，除非你们能在被杀之前先把我找出来。”

那个独自一人坐在一边的男子跳了起来，我发现录音带没有提到他的名字。

“我的名字叫法兰克·克拉柏，我不知道这儿在搞什么鬼把戏，但这与我完全无关。我到这里来是度一个安静的周末，可不愿惹麻烦，浪费掉我的时间。我将乘缆车回费斯多尔夫镇去。如果你们还有点理性，你们也会这样做的！”

杰克逊说这是个好主意。麦纳却说：“不，”他要留下来“一会儿”。我应该跟麦纳留下来呢？（7）还是跟克拉柏和杰克逊以及其他想离开这里的人走呢？（5）

# 4

我从月台攀缘而下，来到麦纳那里。杰克逊正倒在雪地上，看得出是一动也动不了。

麦纳问我：“找到什么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哈泼也没有。看来所有的职员全走光了，除了客人以外，这地方没有其他人。”

我告诉麦纳，我看见克拉柏正在接待处设法给谁打电话。

“那只是浪费时间。”麦纳说，“我早已试过挂电话，但那线路早就断了。看来我们是被困在这里了，至少得等到明天早晨。”

“杰克逊出了什么事？”我问，“他从月台上跌了下来，对吗？”

麦纳站起来，在回答前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哎，我估计你会说他是从月台上跌下来的，不过



我认为那柄插进他肋骨的利刀才是使他跌下来的原因。”

麦纳向我转过身来，他握着的手电筒的光扫过雪地。杰克逊躺在我前面，头正对着我，右臂伸出。光线扫过杰克逊右手边的雪地时像有什么东西，虽然那只不过是雪地上画了一个符号，但我认为他临死时曾在雪地上写些什么。

我没有机会看得更仔细，因为那时麦纳往后退了一步，他那只警察的大靴踩在那符号上了。

哈泼也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帮我把尸体搬回旅馆，锁进地下室的一间空储藏室内，钥匙由麦纳保管。

如果所有职员都跑光了，那么在旅馆里只剩下了我们6个人。要是杰克逊是被谋杀的，那么我们当中必定有一个人是凶手。(9)

# 5

麦纳宣布他要搜查这间旅馆，哈泼说要陪他一块去。法官和史密斯小姐看来似乎不打算离开餐厅。克拉柏、杰克逊和我商量好先穿些暖和的衣服，然后在缆车月台会合。

月台上没有灯，不过遍地白雪映着旅馆射出来的灯光，使我们能看得很清楚。一辆缆车在月台上，里面是空的，月台后面有一间小办公室，同样空无一人。

杰克逊向缆车走过去，这时我和克拉柏走进那间办公室。办公室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部电话，克拉柏把听筒拿起来。

“电话还通着呢，”他说，“但这电话没有数字盘，我想它是一部直通费斯多尔夫山庄的直线电话。我怀疑那边有没有人来接。”

我走到月台的尽头。在下面很远的地方，我可以看到费斯多尔夫山庄的灯光在山谷底下闪烁，看上去活像是万里之遥。克拉柏走到我身旁。



他说：“没用，电话打不通，我回旅馆去试试那里的电话。杰克逊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告诉他说，我不知道，也许他已回旅馆去了。克拉柏也认为是这样，匆匆赶回旅馆。我再向费斯多尔夫山庄的灯光望了一眼，正要跟随克拉柏走时，却看见在月台下面的雪地上有一个黑色的身影。

月台是从斜坡上往上伸出的，我所看着的东西在我下面十多英尺远。如果那是杰克逊的话，他却一动不动。我很难相信杰克逊会跌出栏杆外，即使是跌下去，也不会在松软的雪地上受重伤。

月台由一些露天的钢架支撑，从钢架攀爬下去没有什么困难。月台下的雪地在阴影中，但我只爬了一半，便认清那是杰克逊的黑大衣了。当我走到他身边时，我发现他已一动也不动，连脉搏也摸不到。我决定回旅馆求救。这时突然有一道手电筒的亮光射向我的双眼。（11）

# 6

我跟其他人一起上了二楼，走进自己的卧室，这时，只有克拉柏走到酒吧去。当一切都安静下来后，我再次下楼走到接待处去。

我知道我和克拉柏一定引起很多怀疑。我自知并非凶手，其他人也都身分明朗，只有克拉柏是来路不明。不过克拉柏所说的部分事情是可以查核的。他说他在几个星期前已经订了房间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旅馆应有登记，也许还可以从订房记录中查出点线索，看是谁为我们其他人订的住房。

办公室在接待处服务台后面，门并没有上锁。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翻阅档案，我想不会有人来打扰我。那里除了克拉柏以外，再没有其他的人了。酒吧就在接待处对面，酒吧的门关着，但门上有磨砂玻璃，我可以透过它看见克拉柏坐在酒吧里。

办公室里有两个大档案柜，其中两个抽屉装满了



订房的信件。我挑出那些看来是最近的信件放在桌子上，开始查阅。

不久，我似乎听见一阵开门声。我从办公室向外望去，接待处仍是空的，而克拉柏仍像我刚才看到的那样坐在那里。于是我又埋头翻阅信件。

大约过了半小时，我终于找到了克拉柏的订房信。信上的日期正如克拉柏所说的一样，信是用一张著名工程公司的信纸，用打字机打出来的，看来克拉柏说的是实话。至于谁为我们及其他人订了房间，则仍未查明。

我正在想是不是还值得继续翻查档案时，突然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那无疑是一声枪响，它是从楼上传来的。我冲出办公室，仍看见克拉柏坐在那里。他肯定听到了枪声，但他没有动。他是喝醉了呢还是死了？我该弄清克拉柏为什么一动也不动呢？（12）还是上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（10）

# 7

麦纳宣布他要搜查这间旅馆。哈泼和我说要陪他一块去。法官和史密斯小姐看来似乎不打算离开餐厅。克拉柏和杰克逊商量好，先穿些暖和的衣服，然后在缆车月台会合。

这间旅馆只有三层，楼下是接待处、休息室、餐厅、酒吧和厨房；二楼是所有的睡房和浴室；还有一层是地下室。

我负责搜查我所在的一楼，哈泼搜查二楼，而麦纳则搜查地下室。我要搜查的房间最少，我以为自己会最先回到接待处，可待我回到接待处时，看见克拉柏正在柜台拨弄电话。他穿着一件大衣，从他肩头上的雪花看来，他是刚从外面进来的。

他说：“在缆车月台的办公室里有一部电话，但却挂不通，这里也一样挂不通。如果你是在找你那警探朋



友，我想他是出去看杰克逊在干什么。”

我拿了件大衣，走出旅馆到月台去。那里没有灯光，但雪地和从旅馆射出去的灯光使人可以很容易看清楚情况。一辆空缆车停在月台上，小办公室跟月台一样空无一人。

在月台下面很远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费斯多尔夫山庄的灯光在山谷底下闪烁，看上去活像是在万里之外。

当我转身要回旅馆时，看到在伸出斜坡的月台下面闪了一下亮光。我走到月台旁边，往下张望。

大约在下面十几尺的地方，麦纳正弯腰用手电筒在检查什么东西。他听见我的叫声，抬起头来张望。

他说：“快下来，顺着月台的支架爬下来吧，这是些露天的支架，很容易爬下来。杰克逊在这里，他看来情况不妙。”(4)